

# 楊文會居士一五〇周年冥壽祭

高永霄

## (一)前言

我國清代佛教名人楊文會居士生於道光十七年丁酉（一八三七）十一月十六日丑時，到今年（丁卯）十一月十六日剛巧係一百五十周年，以此難得殊勝因緣，筆者特撰文為祝居士冥壽，籍以表揚居士為佛教弘法事業所作出之偉大貢獻，使後學能提起仰慕前人的功德，積極為拓展佛教工作而努力！

## (二)早年生涯

楊居士名文會，字仁山，乃安徽池州府石埭人，父樸庵先生，母孫太夫人，某日，夫人夢入一古刹，庭有巨甕，覆以簑笠，夫人啟而視之，則有蓮花，高出甕口，夫人驚悟，遂覺有娠，後生居士，其父適於該年在鄉作舉人，翌年，更成進士，授職西部，於是學家北上。

居士幼時，天資聰敏，九歲南歸，十歲受學，性甚穎悟，十四歲已能文，對唐宋詩詞，尤為嫻熟，時與知己交往，結社賦詩，天才顯露，居士性情任俠，益復練習騎術，射擊武功，均能精通，且好讀奇書，凡音韻、曆算、天文、輿地，甚至黃老，列莊學說，靡不領會。

居士十六歲時，娶夫人蘇氏，次年，洪楊之亂，鄉里遭擾，不能安居，於是學家老幼，轉徙江南，其後十年，往還安徽，江西，浙江，江蘇之間，流離失所，屢瀕于危，然皆履險如夷，平安度過，此乃居士部署之力也！

同治元年（一八六二）壬戌，居士年二十六，以安徽省亂事平，學家由江西遷居安慶。逾年秋，樸庵先生捐出館舍，時居士已二十七歲，獲曾文正公檄委穀米局主事，得以維持家計。

## (三)入佛之門

同治三年甲子（一八六四）居士歸家葬父樸庵公於鄉，事竟回省。不幸卻感染時疫，歷時甚久，以此機緣，則為居士學佛開始之年，先是有「一不知名之老比丘尼授居士《金剛經》一卷，懷歸展讀，猝難明白其中義理。惟覺因緣微妙，故珍惜收藏，好待日後研讀。嗣於皖省書肆中，尋得《大乘起信論》一卷，閣置書案上，未有餘暇過目。

迺至病癒之後，居士檢閱其他書籍，俱不愜意，惟讀《大乘起信論》則甚感興趣，手不釋卷，繼續連讀五遍，窺得其中奧義，於是居士乃徧求佛經。其後，於坊間書肆得《楞嚴經》，居士就

几諷誦良久，幾乎忘身在書肆，其時日已黃昏，肆主催歸，始如夢覺。故此二經論實爲居士入佛之門徑。

此後，凡有親朋往他地方者，居士必要求代覓佛教經典，若遇見行腳僧時，必詢問他從甚麼地方來，該處有何寺院，有無經卷？居士以一心學佛，並廢棄他向來所學者。

#### (四) 立志刻經

同治四年乙丑歲（一八六五），居士年二十九歲會到金陵，得經書數種，不勝喜悅。明年，便移居金陵，於其時，董理江寧工程事務，有同事眞定王公梅叔，精於佛學，二人相得甚歡，復與邵陽魏剛已、陽湖趙惠甫、武進劉開生、嶺南張浦齋、長沙曹鏡初等諸君遊，互相討論佛學，深究宗教淵源，一致認爲末法世界，全賴流通經典，普濟衆生。以北京龍藏既成具文，而雙徑書本，又燬於兵燹，於是大家發心刻書本藏經，俾廣爲流通，手草章程，徵得同志十有餘人，分別擔任勸募工作，其時發心最切者，爲江都鄭學川君，以僧人稀少，不久即志在出家，名爲妙空。於揚州東鄉之礪橋雞園，躬「江北刻經處」，刻經甚多。

居士乃就金陵差次，擘劃刻經事務，日間則董理工程，夜間便潛心佛學，在校勘刻印之外，或誦經念佛，或靜坐作觀，往往至漏盡劬方作就寢。居士所辦工程，費省工堅，軼其同儕，曾、李諸公咸以國士目之，知居士淡於名利，每列褒獎，不令前知，夙著勤勞，身兼數職，頗以障礙佛學爲苦，每思放下俗務，專心一意學佛。

同治十二年癸酉歲（一八七三年），居士年三十七，乃屏絕世事，家居讀書，是歲參攷造像量度，及淨土諸經，靜坐觀想，審定章法，延畫家繪成《極樂世界依正莊嚴圖》，和《十一面大悲觀音像》，同時搜得古時名人所繪之佛菩薩像，刊佈流通，以資善

信供奉。

明年甲戌（一七七四年），居士泛舟遊歷江蘇浙江，禮佛舍利塔，朝梵音名勝，得聞洞庭西山有古刹，度多舊經，遂隻身獨往，搜求殆遍，迄無所得，而資斧缺乏，幾至不能成行。其時家計亦告艱窘，居士因此復任江寧籌防局差事。

綜計數年以來，居士所刻之經漸次增益，遂擇定金陵北極閣，集資建屋爲藏度經板之地，禮延僧人主持，供奉香火，旋爲外人所覬覦，繼起爭端，居士乃移經板藏於家中，延友人專司其事。居士後雖暫離金陵，而刻印不輟。

光緒元年（一八七五年）乙亥，居士年三十九，經理漢口鹽局工程，明年曹君鏡初赴湖南相議長沙刻經事宜，該年更受會紀澤之聘，襄辦傳忠書藉事。因此獲覽南嶽之勝，登祝融峯頂。

#### (五) 兩次歐遊

光緒四年戊寅（一八七八年），居士年四十二歲，清廷曾紀澤奉命出使歐洲，居士得以隨赴英法，考察法國政教事業，甚有心得，精研天文、顯微等學，製有地球圖，併輿圖尺，以備將來測繪之需。但期滿假歸，辭不受獎，仍以刻經事業爲重。光緒八年壬午（一八八二），居士至蘇州，於元墓山香雪海之地，覓得藏經板，擬印經，惜以經費未集，購地未成，故暫輟此議。

光緒十二年丙戌春（一八八六），居士年五十歲，復應劉芝田星使之召，隨往英倫考察英國政治和製造諸學，深知列強立國之本原。三年既滿，先行假歸，仍不受褒獎。在英國時，居士之最大收獲爲結識日本學者南條文雄，南條已於西紀一八七六年到英國留學，初入牛津大學，專研梵文，致力於佛教原典文獻考証，曾校訂《阿彌陀經》、《金剛般若經》、《無量壽經》、《般若心經》梵典原文，由他與麥斯穆勒（Max Müller）共同出版，並收入《牛津逸

書》第一輯，並編輯《大明三藏聖教目錄》(又名《南條目錄》)由牛津大學出版。蜚聲歐洲學界，備受崇高稱許，牛津大學乃頒贈文學碩士學位，從此居士與南條二人訂為莫逆之交，彼此書信來往，不下二三十通，皆為商量研究佛學之事宜，其內容詳載《等不觀目錄》八卷。

光緒十五年己丑(一八八九)，時居士五十三歲，居士嘗對人說：「斯世競爭，無非學問，歐洲各國，政教工商，莫不有學，吾國倣效西法，不從切實處入手，乃徒襲其皮毛，方今上下相蒙，人各自私自利，欲與國其可得乎！」可謂詞悉時勢，一語中的！復以世事人心愈趨愈下，居士乃誓不再與政界往還，於是在東瀛購得《縮刷藏經》全部，立心研究，閉戶讀誦。

#### (六)南條之助

翌年庚寅(一八九〇)夏，居士走京師，禮旃檀佛像，並徵求藏外古德逸書，適居士內弟蘇少坡君隨使節東渡，居士則寫書給南條文雄，廣求中國失傳古本。緣居士自結交南條後，悲智大開，弘道深殷，以復興中國佛教，並宣揚大乘於泰西各國為己任，後受南條之啟發與協助，由海外得來中國唐宋古德遺帙著疏典籍二三百種，一千餘冊，從此我國古德要籍，重現中國，居士因擇其最善者，亟付剞劂，唯資財不足，則出售在西洋賚回之各種儀器，作為充數。

光緒二十年甲子(一八九四年)，居士年五十八，與英人李提摩泰君(Timothy Richard)將《大乘起信論》譯成英文，作為他日佛教西行之始，翌年己未(一八九五年)，在上海會晤印度摩訶菩提學會會長達磨波羅居士(Dharmapala)相談復興印度佛教，並將中國佛教西行五印為目的，其志甚為懇切，居士以佛教人材奇少，於是提倡僧學，手訂佛學課程，著《佛教初學課本》(即《釋教三

字經》修訂本)俾學者便於誦讀，一以振興佛學，一以西行傳教，使末世佛法能有普及之一日。其時有日本真宗設立本願寺於金陵，而幻人法師設講席於江南，相與辯教論宗，書牘往來，不憚萬言，期以補偏救弊為宗旨，後徐蔚如居士輯為《闡教篇》一卷。

#### (七)捨宅刻經

光緒二十三年丁酉(一八九七年)，居士年六十一，築室於金陵城北延齡巷，作為貯存經板和流通經典之處所。是年夏天，孫太夫人壽終，居士闋服，詔告他的三位兒子說：「我自二十八歲時得聞佛法，時欲出家，徒以有老母在世，未獲如願，現今老母壽終，我自身亦已衰邁，不復能持出家律儀矣！你們均已壯年，生齒日繁，應各自謀生計，分炊度日，所置房屋，作為十方產，今後勿再以世事累我也！」(居士後於光緒二十七年(一九〇一)三月十九日簽立《楊氏分家筆據》作為證明)。居士自此得安居樂道，然後會釋經疏，維持法教，日無暇晷，曾對人說：「我在世一分時，當於佛法盡一分時之力。」可謂竭盡其力為弘揚佛道至死不渝。

翌年夏天(一八九八年)居士年六十二，患有頭風，電召長子楊自新由上海歸來，親自囑咐他說：「我病如不起時，《楞嚴正脈科判》可託陳樞庵完成之，以成此書。」嗣幸得醫藥奏效，身體漸癒。

#### (八)祇洹精舍

光緒三十三年丁未(一九〇七年)秋，居士已年屆七十一。就金陵刻經處開佛學學堂，名為「祇洹精舍」。訓練學者兼通中西文，以為將來派遣往印度，振興佛教之用。佛學以居士自任教授，而國文、英文另由別同事擔任講席。就學者有緇素二十餘人，其中有太虛、智光、仁山、觀同等出家眾，歐陽竟無，梅先義，邱

虛明，桂伯華等在家居士，他們俱爲日後五十年間之佛教領導人材，影響中國近代佛教甚爲深遠，可惜「祇洹精舍」未及兩載，因爲經費不足而告停辦。

宣統二年庚戌歲（一九一〇年），居士年七十四，金陵佛學同人創立佛學研究會，推居士爲會長，每月開會一次，每周（七日）講經一會。聽者歡喜踊躍，居士憫佛教之頹衰，悲大道之沉淪，若非具有擇法眼，難免不爲邪見所誤，更見日本重印《續藏經》多至一萬餘卷，錯漏駁雜，特加以選擇，歸於純正，詳訂書目，編輯提要，以示門徑，令學者得以問津。（此乃後來由歐陽竟無所編之《藏要》也。）

### （九）示疾生西

宣統三年辛亥（一九一一年）秋，居士初示疾，自知不起，回憶往時刻經事，艱苦備嘗，而大藏輯要，尙未睹成書，心頗憾感。後得同志三人，承認分擔責任，居士則展露微笑，欣然編輯有人，完成可期。

佛學研究會同人擇定於該年八月十七日開會，討論維持和保護金陵刻經處之方法，併選舉會長一席，仍由居士擔任，會席未散，居士已於申刻往生矣！然是日上午居士猶與同人詳論刻經諸務，及聞近得古本註釋數種，歡喜不已，說道：「我幸得聞此書之存在也。」午刻，居士囑家人爲他濯足，剪指甲，至時乃說：「此時會友當已齊集會所矣！」須臾小解，身作微寒，向西瞑目而逝，是年居士已七十五歲，居士死後面色不變，肌膚細滑不冰，所謂佛教之吉祥而逝者，十分難得也！居士弘法四十餘年，流通經典至百餘萬卷，而印刷佛像至十餘萬張，而願力之所弘，祈望於未來者，更無有窮盡也！

居士原配蘇夫人，先居士十八年去世，遺有子三人，長自新

，次自超，次福嚴，孫七人，庭芬、桂芬、穎芬、智生、緣生、雨生、祥生，曾孫時逢、時中。

### （十）後語

綜覽以上居士傳記，居士自三十歲開始，即立志刻經，四十五年來，致力於流通經典。這些經典都是以珍藏的木刻經版印刷，並且製成傳統的線裝訂本，保留了佛經的古樸形式，使「金陵刻經處」成爲我國最大的刻經場所，直到現在，仍能保存現狀，爲我國佛教文物經典的重要發源地，使本國和世界各寺院，社團，學術機構，大學圖書館，博物院的珍惜收藏本而發揚了漢文系統佛經的主要教理，其功德之廣大，可說是由楊文會居士最初創立「金陵刻經處」偉大理想所獲得的成果，所謂「前無古人，後無來者」，楊居士當之無愧。

其次，楊居士創辦「祇洹精舍」，和「佛學研究會」，乃開辦居士講學的先河，以後繼起者有其弟子歐陽竟無，梅先義和支那內學院，武昌佛學院諸佛教學者，此輩在家居士和學者乃是在民國初期五十年復興中國佛學的主要人物，使沉疴數百年的中國佛教得以中興，此亦是受楊文會居士提倡佛學的深遠影響力所導致。

綜合上述兩大要點，總結楊文會居士能以畢生精力將其財施與法施貢獻於佛教，其不朽的弘揚佛法的精神將會永遠使後世人景仰和懷念，茲值楊居士之一百五十周年冥壽之辰，讓我們大家一齊向楊居士學習和致萬二分敬意吧！

筆者於一年前在香港菩提學會第九屆佛學研究班開講楊文會居士撰之「佛教初學課本」，到現在將告完畢，深感其課本十分完善，適宜於初機讀誦，爲入道之要籍，故僅以此功德，迴向楊居士，俾能乘願再來，布施人間。

佛曆二五三一年丁卯歲十一月初二日冬至完稿於香港堅寓